

834
1
國學文選類纂

錢基博編輯

教

專

國學文選類纂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錢基博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寶山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SELECTIONS OF CLASSIFIED

CHINESE ESSAYS

BY TIEN CHI PO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May, 1931

Price: \$0.7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學文選類纂總敘

國學文選類纂之輯錄既畢，意有未申，於是濡毫吮墨，以發其指曰：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仲尼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博文質无底，奚所能爲役！獨念博學通人，希聖有作，亦有辯章學術，條析流派，以示塗轍，牖方來。謹以誦覽所及，寫著其文，以當明述。輯爲六類：曰小學之部，曰經學之部，曰子學之部，曰史學之部，曰文學之部，曰校讐目錄之部。而題其端曰國學文選類纂。將以宏闡國學，考鏡源流，統斯文之條貫，詔學者以知方；庶幾國學之筦樞，文章之林囿也！儻有睹記旁逮，足備考論，見仁見知，義各有當，附之於篇，爲後學治國聞者覽觀焉。然而鄙懷之所欲陳，則固別有在。儻挾冊而以爲闕國學之宏祕焉？博願有以進之也。誠竊以爲必先知『學』之涵義，而後可與國學試條析而竟其義。

一何謂『學』 按『學』之爲言『覺』也；○『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乎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昭焉，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今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惟『覺』斯徵『學』。惟『學』乃臻『覺』。是故言『學』者，不可不知『義』與『數』之辯；知之者覺，昧之者愚也！何以言其然？荀子勸學篇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④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后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

○說文教部敦覺悟也。從教，門，尙矇也。白聲。學，篆文敦省。白虎通辟雍篇學之爲言覺也。○采徐

幹中論治學篇 ○見荀子勸學篇 ○古人言學以聖爲歸，聖者大覺至通之稱。莊子天運篇曰：聖

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說文耳部：聖，通也。白虎通：聖人，篇：聖者，通也。

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此知『義』與『數』之辯者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此不知『義』與『數』之辯者也。於戲！讓清乾嘉已還學者方承惠棟戴震諸老之遺風，襲爲一種考據瑣碎之學，辯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號曰漢學，羣流和附，堅不可易；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若舍是不足與於『學』者！庸詎知漢學之所謂名物制度訓詁書數者，徒荀子之所謂『學數有終』而無當於『不可須臾舍』之『義』也乎？古人爲學以畜德貫其義也，後儒講學以馳說逐於數也，雖然，荀子不云乎：『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

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此『覺』與『不覺』之別，『君子』『小人』之分。也不可不深察！不可不熟慮！

二何謂國學 國學之一名詞，質言其義曰：『國性之自覺』云爾！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人心風俗之所繫，尤必先立乎其大，深造而自有得，相以維持於不敝。其取之它國者，譬之雨露之溉，土肥之壅，苟匪發榮滋長之自有具，安見不求自得而外鑠我者之必以致隆治，揚國華也耶！是故國學之所爲，待振於今日，爲能發國性之自覺，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吾生四十年，遭逢時會，學術亦幾變矣！方予小弱，士大夫好談古誼，足已自封；其梯航重譯通者，胥以夷狄遇之；而詔然自居爲中國，以用夷變夏爲大戒，于外事壹不屑措意，此一時也。『風氣漸通，

士知奔陋爲恥；西學之事，問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訖然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逞臆爲譚，不咨其是。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又斷斷乎不如是也！○此又一時也。旣世變日亟，國人曉然於積弱，則又以爲中國事事不如人，舊學寢以放廢！於是『家肄右行之書，人詡專門之選，新詞怪誼，柴口耳而濫簡編；向所謂聖經賢傳，純粹精深，與夫通人碩德，窮精敵神，所僅得而幸有者，蓋束閣而爲鼠蠹之久居矣！』○然而行之二十年，厥效可指：衡政，則民治以爲揭幟，而議士弄法不軌；武人爲於大君，論教則歐化襲其貌似，而上庠馳說不根，問學徒恣橫，議放僻邪侈，紀綱無存，欲求片詞隻義，足以維繫一國之人心者而渺不可得！國且不國，何有於治！於戲！古諺有之曰：『橘逾淮化爲枳也。』况於謀人之國，敷政播教，將謂樹一國之人文，而可以移植收其全功。

○采嚴復天演論序

○采嚴復涵芬樓古今文鈔序

者乎！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其效則既可睹矣！此又一時也！大抵自予之稚以逮今日，睹記所及其民情可得而言其始足已而自多！後乃蔑已以徇人！然見異思遷者，徒見人之有可法，而不知國性之有不可蔑！而足已自多者，又味人之有可法，而不知國性之有不盡！適二者之爲蔽不同而失之！國性之不自覺則均是故言『國性之自覺』者，必涵二諦而義乃全！一曰『必自覺國性之有不可蔑』昔羅馬大哲嘗作詩歌以大誥於國曰：『前車非遠，希臘所程！猗！希臘之花，昔何榮猗！彼昏不知，狎侮老成！猗！驢其明神，薄其典型！猗！萬目異色，羣耳無正聲！猗！綱絕紐解，人私自營！猗！累世之業，黷其沈冥！猗！嗟我國人，能勿懲猗！』○嗟乎！吾每誦此，而感不絕於予心也！儻一國之人，自上下下，不復自知我國歷史久長之難能，文化發揚之可貴，本實已撥，人奮其知自圖私便，則國與民之所恃以搏繫於不

壞。散。者。僅。法。律。權。力。之。有。強。制。生。命。財。產。之。受。保。障。耳！於。精。神。意。志。之。契。合。何。有！
一。旦。敵。國。外。患。之。強。有。力。者。臨。之；但。使。法。律。權。力。足。以。相。制；生。命。財。產。足。以。相。保；
而。蚩。蚩。者。氓。祇。如。馴。羊。叩。狗。羣。帖。焉。趨。伏。於。敵。人。之。足。下。已。耳！古。今。之。亡。國。者。未
或。不。由。是。也！儻。有。國。之。人。焉。胚。胎。於。前。光。謠。誦。其。歷。史。涵。濡。其。文。化。浹。肌。淪。髓。深
入。人。人。人。心。不。同。而。同。於。愛。國；如。物。理。學。之。攝。力。搏。掙。一。國。之。人。而。不。致。有。分。崩
離。析。之。事。也！如。化。學。之。化。合。力。鎔。冶。國。人。使。自。爲。一。體。而。示。異。於。其。它。也！然。後。退
之。足。以。自。固。壁。壘。一。乃。心。齊。乃。力。外。禦。其。侮；而。進。焉。則。發。揮。光。大。之。以。被。於。全。人
類。而。爲。邦。家。之。光！此。國。性。自。覺。之。第。一。義。也。一。曰『必。自。覺。國。性。之。有。不。盡。適』
吾。國。立。國。於。大。地。者。五。千。年。其。與。與。我。並。建。之。國。代。謝。以。盡。者。幾。何！而。我。乃。如。魯
靈。光。巍。然。獨。存！雖。中。間。或。被。夷。虜。爲。國。大。厲；而。漸。仆。漸。起。不。旋。踵。而。匡。復。故。物。還
我。河。山。歌。斯。哭。斯。以。聚。骨。族。於。斯；其。國。性。之。養。之。久。而。積。之。厚。也！其。入。人。之。深。也！
此。不。待。言。而。自。解。也！然。樹。藝。積。久。而。必。萎。國。性。積。久。而。有。窳。時。移。勢。遷。有。不。適。者。

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禡。』○又曰：『禮時爲大。』
○因時制宜，寧容墨守；非有所矯，不能圖存；固也。如人性然，變化氣質，增美釋回；
君子道在修身，莫不然。然而不可不知者，國性可助長而不可創造也；可改良而
不可蔑棄也。儻如『戕賊杞柳以爲桮棬』，『桮棬未成而杞柳先戕』，庸杞柳之所
利爲之乎！然則斲喪國性以致富強，富強未致而國性先墜，庸國人之所利爲之
乎！即中知，固知其不利矣！於戲！輓近以還，歐化東漸，國人相競以詔；而淺嘗之士，
於所學曾未深求，輒摭摭所聞西事以自矜詡，遂欲有所施行；其仁義道德傳自
往昔，爲人生所必繇，古今中外莫能易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者，則或以其中國老
生常談，放言高論，務摧滅之以爲快！其尤甚者，乃至以弱肉強食爲公理，以裸體
相向爲美術，以貪冒淫侈爲文明！問其所以？曰：『歐儒云爾，我亦云爾也！』人心

日。卽。於。浮。蠹。國。事。日。微。其。蝸。蟪。生。心。害。政。以。若。所。爲。而。曰。『彊國救羣之道在是』。譬。於。飲。醕。而。救。渴。吾。見。渴。之。未。救。而。大。命。已。傾。國。之。未。彊。而。人。心。先。壞。安。其。危。而。利。其。菑。所。謂。『彊國救羣之道』。果。如。是。乎。然。則。國。學。之。所。爲。待。振。於。今。日。者。爲。能。發。國。性。之。自。覺。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倘。欲。發。國。性。之。自。覺。其。必。自。言。學。者。知。『義』。與。『數』。之。辯。始。○

昔。荀。子。勸。學。兼。綜。『數』。『義』。以。爲。『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則。是。荀。子。勸。學。貫。『義』。與。『數』。而。一。之。徹。始。徹。終。非。二。物。也。後。儒。則。離。『義』。與。『數』。而。二。之。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有。陳。其。『數』。而。疏。於。『義』。者。有。明。

○見孟子告子上

○見荀子勸學篇

其『義』而遺乎『數』者，將以便舉稱，明殊指，爲之題目，昭其涵容。一曰『人文主義』。一曰『古典主義』。

『人文主義』者，以爲國學之大用，在究明『人之所以爲人之道』，而以名物考據爲瑣碎。此明其『義』而遺乎『數』者也。

『古典主義』者，以爲國學之指趣，在考徵『古之所以爲古之典章文物』，而以仁義道德爲空譚。此陳其『數』而疏於『義』者也。

於戲國之有學，非一日矣！豎盡往古，亘極來今，蓋亦有其變遷遞嬗之迹可舉者焉。莊生有言曰：『孰主張？孰維綱？孰居無事，推而行是？』○事實之所詔我，實以兩主義相摩相盪，迭爲興仆，運轉而不能自止者也。大抵漢學尙考據，明訓詁，荀子所謂『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古典主義』之可徵者也。

宋儒道性善明義理荀子所謂『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人文主義』之可徵者也雖然猶有辯

漢學有今古文之分今文經世以致用微言大義是尙此漢學之近於『人文主義』者也古文稽古以釋經名物訓詁是謹此漢學之偏於『古典主義』者也然而今文極盛於西京古學代興於東漢古學既盛而今文遽絕焉○則是『古典主義』擅漢學後起之勝也

宋儒有朱陸之爭朱子道問學讀書不害窮理○此宋儒之不廢『古典主

○後漢書鄭玄傳曰『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瓛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宋元學案晦翁學案戴陳北溪答李貫之曰『先生教

人尊德性道問學固不偏廢而下力處却多在道問學上』

義』者也。陸象山尊德性，明心乃以見性；○此宋儒之尤重。『人文主義』者也。然朱學極盛於宋元，陽明崛起於明代，陸學重光，而朱學少衰矣！則是『人文主義』擅宋學後起之勝也。

然當宋儒未起，漢學將變之際，老莊於魏晉，佛於隋唐，士大夫譚名理，崇高致，以清言爲尙，以章句爲塵垢，亦由風氣窮而思變，學術蘄於自覺，厭考據之煩瑣，無補人生樂名理之簡雋，欲以自慰，此實古今學術升降一大轉機也！徒以玄譚自放，君子不貴，佛說外道，吾儒所鄙，國學一線，端繫六經！然而魏晉經學，衍之東漢，統緒分明；○而有不同於東漢者，蓋同者其傳說，而不同者其精神；東漢言

○宋元學案象山學案曰：宗義案先生之學以尊德性爲宗，紫陽之學則以道問學爲主。先生與兄復

齋會紫陽於鵝湖，復齋倡詩有『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先生和詩亦云『易簡功夫

終久大支離，事業竟陸沈』。紫陽以爲譏，己不懌。○詳見隋書經籍志

訓詁，或流繁瑣，而魏晉好名理，亦出簡雋也。『漢初諸儒，專治訓詁，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自晉以來，改變不同；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說；晉人則不然，依經而自作文。』○則是『古典主義』也，而『人文主義』寓焉矣！後來宋儒之師心說經，其經義大抵汲魏晉之流風者也。然魏晉諸儒，尙解經而爲經註；如王弼、韓康伯之註易，杜預、范寧之集解春秋左氏、穀梁，皆經註也。至南北朝則守一家之註而詮解之，且旁引諸說而證明之，所謂義疏者也。則是義疏者，蓋註註而非註經是故。漢、迄、魏晉經學也；南北朝註學也。皇侃、熊安生、沈文阿、劉焯、炫之倫，著錄繁夥。至唐 孔穎達修訂五經正義，賈公彥元行沖、徐彥、楊士勛賡續有作，遂徧諸經；百川、洄、注，瀦爲淵海，信經學之極軌也。然則唐學者，殆集南北朝註學之大成而爲東漢、古、學、尾閭之宣洩焉！

○采朱子語類

宋儒五子，周敦頤、程灝、程頤、張載、朱熹，遊心六藝，旁參禪乘，○明德新民，壹主於率性修道。國學之人文主義，所以昭明於有宋，如日中天者，實以天竺明心見性，般若大覺之佛說西照，而吾儒率性修道，明德親民之經蘊內宣，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果藝異樹，接種乃佳，生物然學術亦有然也！惟五子不廢問學，猶於吾儒爲近，而陸王偏尊德性，彌於禪宗有會耳！

然自明中葉，王陽明以致良知，昌明陸學，風靡一世，號曰姚江學派，理想繽紛，度越前古！及其敝也，士不悅學，徒長虛憍，談空說有，相矜以口，益見迂闊而遠於事情！橫流恣肆，非直無益於國，而且蔑以自淑！逮晚明劉宗周證人一派，已幾於王學之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學風亦因以革變，天下稍稍惡虛趨實，陸世儀

○周敦頤從僧壽崖學，闡太極無極之旨，程灝資性過人，泛濫諸家，出入老釋，返求諸六經，而充養有得，張載勇於造道，已求諸釋老，乃返求之六經，朱子亦闡禪理，陽儒陰釋，宋儒無不如此。

陸隴其等生清之初，始專守朱子，辯僞得真！高愈張履祥，堅苦自持，不媿寅踐。風氣所鼓，一時景從。此由陸王之尊德性而反之於朱子之道問學者也。至顧炎武、閻若璩等卓然不惑，以爲『經學卽理學』。○求是辯誣，開一代之風氣，導厥先路。乾隆以還，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天下所宗。自是學者務於經籍傳註，考訂發揮。『諸經新疏』更迭而出。或更張舊釋，補闕匡違；若邵晉涵、郝懿行之爾雅，焦循之孟子，胡培翬之儀禮，陳奐之毛詩，劉寶楠之論語，陳立之公羊，孫詒讓之周禮，是也。或甄撰佚詁，宣究微學；若孫星衍之尚書，張惠言之周易，劉文淇之左傳，是也。或最括古誼，疏註兼修；若惠棟之周易，江聲之尚書，是也。

○全謝山鮚埼亭文集顧先生炎武神道表曰：晚益竺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溪、黃東發日抄，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